

第三場「詩與社會的辯詰」

時間：107年5月27日(日)13:30-15:00

與談人：林志明(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編輯)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記錄：何維剛(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劉佳蓉(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林志明：

我和林宜敬是從幼稚園、小學、高中、到大學的同學。高中時林宜敬和羅葉是好朋友，我在隔壁班，因為林宜敬而認識羅葉。

羅葉是南門國中畢業，建中和南門國中只隔著植物園。那時候植物園還開放到很晚，幾乎徹夜可以待在裡面，我和羅葉就在植物園裡聊天。羅葉詩集中「樹木」是一個重要的意象，《蟬的發芽》一書也是用植物意象，這可能與長期在植物園的往來有關。



圖一：第三場座談(右起：林志明、顧爾德、吳介民)

羅葉高中時就有幾個特點，對古典詩歌很熟悉，也對臺灣文學涉獵很多。1970 有鄉土文學論戰，後來有黃春明小說進到國中課本，絕對是有意識型態的改變。我和羅葉那時讀笠詩社、英國文學、過去臺大對面所販售的禁書，因此不單單僅是接續紀弦。

羅葉和我大一、大二的時候，楊牧以客座教授身分來臺大外文系授課。羅葉對楊牧非常仰慕，拜託我帶他去找楊牧聊一聊。那一段時間我們便時常往返外文系研究室，羅葉、我和楊牧一起討論。但就結果而言略有失望，那時楊牧關心長詩的問題，要我們往這個方向努力，聊得並不十分投機，但還是很高興他來接待我們這些小朋友。

羅葉的詩把自己放在普羅的位子，和自己的生活條件有關，他對於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羅葉時常居無定所，在同學中是相對貧困。羅葉高中開始就常常住朋友家，一來聊天就可以住下來，有時可住到一個月。我和林宜敬家都是羅葉的旅館，林宜敬家還有果園，常常有鮮榨柳橙汁可以喝。聽說羅葉在《新新聞》工作時，下班後就住在辦公室，很能接受艱困的物質條件生活。可以說他臉皮很厚，不過也是一個很可愛的人。有一陣子羅葉經濟條件比較好，還會炒作股票，但他看世界的觀點仍是以普羅大眾的層面出發。

羅葉話很多，喜歡反駁別人，但也有他沉鬱的部分，在個人的時刻很難去打破。羅葉居無定所可能也對寫作有幫助，進入到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觀察角度不同。羅葉後來買了房子，住在羅東當小學老師，那時他當總務組長，幫學校做了很多事情，羅葉很驕傲。我也很為他高興，總算脫離年輕時的居無定所。後來同學聚會看到他帶女朋友來，可惜那時健康已急轉直下。

羅葉有兩個部分值得一提：一個是臺灣歷史上，羅葉參與過重要的學運、競選、媒體的發展，最後又走向教育，這也是臺灣那個年代的走向。羅葉並沒有對政治的野心和期待，畢業之後的走向從媒體走到學校，相對於當時一些人從運動走向政治，羅葉卻相反走向基層。我覺得這是羅葉獨特之處。

另一方面，羅葉有長期和疾病共存的經驗。因此第二本詩集《病愛與救贖》就是羅葉和疾病的相處，我要到中年之後才逐漸讀懂，才能從創傷的角度去瞭解羅葉的心境與作品。因此羅葉的生命經驗非常豐富，社會位置與經歷都是臺灣文學上獨特的案例。

顧爾德：

我大二的時候因為編輯臺大法學院的刊物，而認識羅葉、吳介民。大四那段時間因為臺大學生運動比較火熱，大家比較常在一起。剛從大學畢業時還沒

有解嚴，因為南方朔的關係，我和羅葉、許傳盛等人聚集起來幫忙選舉，一方面我們都是「壞學生」，一方面大家都很窮需要錢。

後來在《新新聞》工作時我和羅葉倒沒有見面。羅葉來《新新聞》工作時，我正巧出國唸書，兩人剛好錯開。那時羅葉在《新新聞》稱南方朔、王健壯二人為師傅。王健壯的文字能力很強，羅葉是文字編輯，王健壯對羅葉而言就是一個挑戰，這兩個人都喜歡玩文字遊戲。南方朔是非常疼惜年輕人的人，他們比較多討論文學。羅葉出了兩本書，序是找南方朔寫的。南方朔在羅葉《樹怎樣成為自己》的推薦序中寫到：

而在這一群年輕人中，羅葉是最謙和收斂的。他做的事從不比別人少，只比別人多，但卻不會搶到鋒頭上去。由於在羅葉身上看到的是自己，因此我對他總是比較親近。這是性格決定，就是有一種人，不喜歡聞達，寧願在平淡中努力。

南方朔出身眷村，很能體諒羅葉來自中下家庭、想要在文學藝術上發展的心情。這就是羅葉作品中的兩種特質，一種是有距離感；另外一方面他對於事實的描述又不是很激烈，反而是有一種嘲諷的感覺，尤其小說裡面表現最清楚。羅葉對社會有距離感，但是又有真實的社會生活切入。這層面在旅遊隨筆裡面看得最清楚，羅葉的詩反而未能比得上報導文學作品。

羅葉的社會參與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李文忠事件，這個事件在羅葉的小說《阿草的邊緣歲月》記載得很清楚。有一次許傳盛的爸爸接到特務通知，特地從花蓮北上臺北。這對於年輕人是一個很大的恐懼，因為以前沒有踏出這條線，只認為這是應該做的事情，不知道踏出這條線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羅葉在運動中不斷反思這個問題，而後將問題轉化為文學和詩表現出來。

羅葉的聲音很特別，有點清有點高，唸起詩來很好聽。在學運的時候往往安排羅葉上臺朗誦詩。南方朔在《記憶的伏流》序文中提到：「羅葉是一個晚熟型的人。」肯定羅葉文字中的嘲諷是一種「否定式的再啟蒙」，鼓勵羅葉應以「鉅型課題作為小說的主題」，挑戰自己。遺憾的是羅葉並沒有寫出如此作品。

另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羅葉與病。羅葉後期看自己、看世界都有一種超脫，尤其是在《病愛與救贖》，這是我認為羅葉詩集中最好的一本。像〈信用卡〉、〈母，校〉、〈告解〉，幾乎到了人生超越的境界，雖然承受病痛，但是看世界的方法一直在變。尤其我最喜歡〈告解〉裡面的話：

然後我聽見高處有鐘聲敲響
枯木般的軀體在黑暗中站成一具
十字架，對著夜空張開再張開雙臂
戰慄地嘗試發芽、甚至開花……

這個展現出羅葉的樂觀，一個枯萎的群體，卻期待再發芽再開花。這是很難想像的病痛承受。羅葉生病比較好了後投入教育，寫了〈檳榔妹妹〉、〈在國小圖書館〉，深度廣度與音樂性都很高，這是羅葉作品的顛峰，比較可惜的是小說未能創作出「鉅型課題」的作品。

檳榔妹妹

妹妹啊妹妹！豔陽下我看見你
亭亭玉立成一株裸露的檳榔
正對著車水馬龍揮手送笑；
在街頭、路口、人行道，
在交通流量豐滿盈盪的好望角，
你挺胸、擺臀、甩髮如情慾解放的
銅像，教所有過客們減速瞻仰。

大家不懂你販售台灣口香糖
卻又在人肉伸展台上展示服裝：
褻衣、乳罩、丁字褲，各式各樣
私密的剪裁強迫曝光的質感；
大家不懂你電眼送波危害公安——
春風般搖曳起羽狀扇葉，搖曳起
棕櫚科的身段常綠喬木的翅膀。

警察先生為你戴上「西施」桂冠
卻無絲毫光環；縣市首長們
效法劉邦入咸陽與你約法三章；
道德重整委員會想對你個案專訪，
善良風俗怕你著涼，紛紛慷慨解囊，

像不容拒絕的冬令贈衣救濟清寒，
關愛的布料悶得妳皺眉奉還。

是的，妹妹，妳不畏寒，
怕冷的是這世界虛弱的敏感。
你唇銜著荖花源源散發胡椒香，
身披萋葉暖如南台灣太陽，
亞熱帶笑容鮮綠發亮，幼齒的血汁
灰紅微澀，回甘中瓦解燥熱，
毒癮般教人渴望一口吞下！
如同早年啊妹妹！你獻身跳入
華南文化父系社會的胃囊。
那時鄉紳們喜愛帶你往來酬酢——
在茶店酒樓，你是稱職的陪客；
在原住民歡宴貴賓的木盤內，
你是盟約的觸媒、酣談的口沫；
在民俗偏方中你剖腹煮水可驅蛔蟲；
在李時珍的藥典裡你更妙如仙丹
「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

而在福爾摩沙經濟起飛的大道上，

你伴隨著卡車司機穿越長夜，
為體力透支的島嶼提神醒腦；
你點亮七萬農家的燈火，
餵養著底層社會二百餘萬口，
又在世貿組織大軍壓境的時刻
領銜演出本土第一經濟作物……

然後啊妹妹，你始未料及：
在全新上市的世紀裡，追求健康
颯成一種迫切的道德觀！
當曖昧的階級歧視廣泛被採用，
綠寶石的你齧咬成為紅唇族
最最致命的口腔殺手，
尊嚴如癌細胞般飽受譴責。

輿論為你爭吵成熱帶氣旋，
見風轉舵的資本市場靈機一動
紛紛倒戈，決定剝開你
鞞形馬甲內的乳白穗花肉，
涼拌或熱炒雌雄同株新料理；
大規模攔腰截取半天筍，
為頭昏腦脹的島嶼降火解渴。

輿論的氣旋迅速擴增為強颶，
颶過雄性動物腥羶的腦海，
席捲政治波濤，激起女權聲浪；
這兒匆忙搶修倫理的堤岸，
那裡疾聲呼籲要遏止土石流
自霓虹櫥窗內向外氾濫；
省道上市街旁，塵埃喇叭如官員

企圖從文化經濟人權面著眼，
為你規劃起轉業方案……

眾聲喧嘩中，妹妹啊！唯獨
你沈默，像暴風眼一般無話可說。
透明櫥窗內你如女星名模，依舊
用身體工作，換取勞動的價格；
霓虹燈管勾勒出一幅後現代畫框
暗夜中你像光溜溜的高腳椅
兀自等候，等候觀眾短暫的停留

但沈默或許埋藏了更多話要說：
譬如隱瞞著父母貼補家用，譬如
低學歷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又譬如
趕在開學註冊前湊足年年高漲的學雜費，
並為嗷嗷待哺的食衣住行育樂
預作準備，以便對抗大有為政府
幫也幫不了你的通膨魔咒……

於是啊妹妹！你以自己作祭品
將這透明櫥窗擺設成供桌，
在這虔誠祈求中，你繼續被栽種、
採收、與加工，高纖維質的果肉
被一道道銳眼解剖、夾料、
盒裝出售，塞進嘴裡咀嚼、咀嚼、
又咀嚼，盡情吸吮青春的汁液
再一口吐掉！

那滴濺在我偶爾路過的鞋面——
那隱隱作痛的殘渣可會是你
無聲的吶喊，你燙紅的血？



圖二：顧爾德總編(中)細數羅葉的創作歷程

吳介民：

(一) 羅葉點滴

我和羅葉主要是運動戰友。羅葉有個特色，幾乎是無役不與，幾乎每個學運的抗爭事件都有參與。但他個性比較沉退，拍照很少搶前排。

羅葉的詩和羅葉自己所屬的時代交集並不多，僅有短暫的交集，交集的部分恰恰就是詩歌寫作風格變遷與斷裂的時刻。羅葉大學時候，詩歌作品已經很迷人。90 年代我都在國外，錯過了很多朋友間的相處。98 年羅葉腦血管出血我在美國，生病的過程讓人不捨，開刀的畫面一直留在額頭。這場大病改變他與社會的關係，包括他的社會空間關係。94 年羅葉獲得補助出版《蟬的發芽》，出版不久來找我，我們就在屋頂陽臺聊到很晚，他說希望我寫一篇文章評論他的詩集。後來這篇文章一點也沒有評論，反而更像是友誼的再宣告。

羅葉的社會界線觀念非常特別，時常把私底下的談話寫了發表。有一天晚上他來找我談寫評論，我們談了很多，談到寂寞男人的性出路。羅葉很興奮，談到如何解決，我說自慰，他堅持手淫。後來堅持他是對的，於是把我們的對話發表到報紙副刊，這讓我很訝異。

(二) 羅葉詩歌創作中是否有斷裂問題

羅葉的轉變，就是社會劇烈轉型而產生書寫上的使命感。羅葉是自我選擇，而非因應社會改變而被迫改變。這種使命感是羅葉風格變遷的主要原因。羅葉風格斷裂的特色是什麼？羅葉前世代的兩位大詩人，一位是商禽、一位是

楊牧。商禽對社會的直接關切與楊牧對於社會議題的發生，都是在美麗島事件 1980 年代。羅葉的轉變也在 80 年代，這個時間點是高中跨大學。羅葉早期在高中中的詩作已經有古典風味，而後的變化非常快速與極具跳躍。變化有兩個方面，一是文字風格變化、一是取材內容變化。這個變化是在 80 年代中後期，從古典主義轉變為現實主義或本土風格，而這個變化就是和社會變動的對話。

羅葉對政治轉型期的社會情緒的變化掌握是非常立即與直接，而且是用散文體的承接與轉型。羅葉詩歌形式，中後期完全以散文體為主。羅葉詩歌十分貼近庶民日常生活，主旋律就是庶民情感，而非菁英。傾訴的對象也是庶民，因此非得使用駕馭成熟的散文體詩歌不可。羅葉詩中時常出現對勞動者的關懷與詠歎，例如〈檳榔妹妹〉、〈清道婦〉，也對統治菁英的批判，包含舊的統治階級與新的權貴。

(三) 羅葉的大病與回歸

羅葉 2000 年回宜蘭，病後對於本土歷史有更深刻的堅持，從他個人對話與通信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他的白描式憤怒的語言也有變化。大病之後，我認為羅葉走向完成，但這完成仍是未完成，並出版了《病愛與救贖》，從大社會跳接到小社群，從媒體到學校，環境的轉換讓羅葉可以沉澱美學風格，而且語言呈現一種特別吸引人的對位辯證。以往羅葉的作品有些類似文字遊戲或諧音遊戲，有時並不自然，但大病之後文字更加吸引人。例如 2010 年〈木香〉，這首詩是羅葉對死亡坦然的凝視，也是對不朽的試探。這有一點像是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的一句話：「死不是生的對反，而是生的一部分。」這句話也和羅葉這首詩能夠平行詮釋。所以羅葉大病之後的回歸，不是回歸年少時候的古典主義，而是對自然主義的回歸，對生與活的肯定。

羅葉的創作參與文學獎次數之多，我不斷反思羅葉參加文學獎的動機。羅葉表面上回歸家鄉田野，心境卻近似自我流放，文學獎則是羅葉與社會保持溝通的暗號，不斷釋放自己還存在、還在創作的信息。

木香

種子的信仰
生長與死亡同時進展
在一個身體上

我呼吸著你的屍體
的香氣，乾燥過的
帶著陽光的味道
一棵樹
在生長之中
伴隨著死亡
並非總是靜默的
事實上有些還頗為嘮叨
群聚在山頭
獨立於曠野
屍體並不那麼可怕
當它與自己
猜不透：這麼香
為何你的屍體能夠
不發臭？
不腐朽？
你心情的紋路
層層疊疊峰迴路轉——
是一陣埋在體內的旋風

林志明：

文學獎得獎對羅葉來說是正面的，但對我而言不是。整個社會機制對文學創作支持不夠，就羅葉年紀而言，相對於文學獎「點餐式」的支持，應該要更參與持續的創作計畫。這是整個機制應當檢討之處。